

荐阅 书单

《三部曲》

瑞典文学院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作家约恩·福瑟，以表彰他“为不可言说的事物发声的创新戏剧和小说”。福瑟以挪威新诺斯克语创作了大量作品，涵盖了各种体裁，包括戏剧、小说、诗集、散文、儿童读物和翻译作品。他是当今世界上演出最广泛的剧作家之一，其小说近年来也获得大量的国际关注和认可。

《三部曲》是福瑟的代表作，书写了每一个现代人在荒凉大地上寻找家国的内心旅程。读《三部曲》的过程，就像是一次充满启示的体验，引领着我们发现有关自己内心的真相。福瑟的语言极简而又致密，在很少使用形容词和隐喻的荒诞语言中，勾勒情感的潮涌与爆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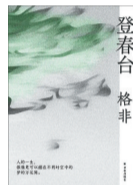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[挪威]约恩·福瑟
译者：李澍波
版本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时间：2024年1月

《登春台》

格非新作《登春台》延续了《月落荒寺》都市书写的抒情诗性，又呈现繁复的城乡现实交互联动。故事以春台路67号——神州联合科技公司——为空间交集，辐射了从公司员工、司机到两任董事长的人生图景，在40余年的轴线里，借原生家庭、夫妻关系，探讨如何理解他人，与己和解等诸多命题。作家以诗性智慧运用哲学观照的潜能，捕获无数惶惑与开解的时刻。人物共同遭遇着现代性的生存疑难：时间与存在的本源，自我与他者之关系，生而被抛与自救，何以去蔽，达到生命澄明之境。这些存在主义关切的宏大问题，都在寻常微末的琐事里被反复叩问。

《登春台》保留了格非的情动和悬疑，把代表性的叙事技巧进行了结构层面的改写。四个章节间，叙事完成传递交替，人物各自描述早年生活史，会有“成长小说套装”的阅读体验。

(杨道 辑)



作者：格非
版本：译林出版社
时间：2023年9月

《仅此青绿》

《仅此青绿》是海南诗人张晓云近日出版的一本书籍。阅读她的一些诗作之后，感觉现实的诗人面相与她的诗歌味道更加贴合。她的诗歌充满了她丰盈的内心世界，诗中既有着细腻的女性意识，同时又借助日常的生活体验，折射出深刻的人生哲理思考。日常叙事是其诗歌主要的书写表现方式，她以诗歌记录着生活中勾起神经悸动的人与事。同时现代诗歌的重叠与复调吟唱也是其抒发强烈情绪高潮的手段，在她的每一首诗歌结尾，每每可感受到她情绪的余音缠绕感。她对诗歌意象的把握也是随手拈来，完全没有现代诗歌创作的套路，却在这种自由的诗意捕捉中，还原了现实生活或自然本身的诗意。

读张晓云的诗，就像是与一位知性女子进行一场漫长的秉烛夜谈。

(曹转莹)



作者：张晓云
版本：南方出版社
时间：2023年11月

《父亲的长河》：
灯塔的微光

林钊勤

我们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危机感……

在《父亲的长河》中，父亲或许已经不认识镜子里面的自己，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但他却记得自己生活过的城市和读书的小学。对于疾病，父亲虽然无奈，但依旧乐观，就如书中所写：“这样的日子安全并且有着固定方向。只要跟着日子走，父亲的老去便是缓慢的有序的，会一年一年快活地吹掉蛋糕上的蜡烛……此时坐在蛋糕前的父亲已经不一样了。他的生活正悄悄拐了个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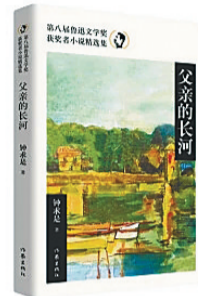
如此，我也想到了我的父亲，或许他昨天读过的书，已经记不清是哪一页？但是内容他依稀记得。他喊我，让我帮他找书里的内容，我更记不得，只能一直翻，一直听父亲在说书里的内容……

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记得父亲的生日？是否关心父亲吃过早饭？是否找到打开门锁的钥匙？又是否记得冰箱里的饭放多久了呢？钟求是先生写小说已经很多年，他对于作品的细腻程度不言而喻，这也是我喜欢他小说的原因。

所以，我们说钟求是先生的《父亲的长河》不仅是写他的父亲，也是在写我们的父亲。在《长江文艺》的双年奖的授奖词中，他们写道：“钟求是的《父亲的长河》写年老失忆的父亲对儿时记忆的执着。小说情感真挚，是对当下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一次直接反映。小说笔墨冲淡，详略得当，既写出了老年人生活的孤独无助，同时也写出了他们不屈的生命力量。”

我们能做的很简单，那就是陪伴。或许在某个时间，我们能够看到“太阳刚刚升起，淡黄的光芒铺在水面上，也照在小船上。父亲的身子在光线中成为晃动的亮点，像是存在，又像是不存在。”

在那一刻，父亲在太阳的光辉下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闪闪发亮。



《父亲的长河》

作者：钟求是
版本：作家出版社
时间：2022年11月

《爱，海》：

每个港口都朝着汪洋大海

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“每个港口都朝着汪洋大海，仿佛紧紧地抓着无限。”《爱，海》是法国当代作家帕斯卡·基尼亚尔的最新长篇小说。基尼亚尔是法国至今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，他对哲学、历史、艺术均有深入的研究，这使得他的作品带着一种别处的文明的奇异魅力。他的创作风格类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，朝向历史与社会的边缘。

《爱，海》是一部并不十分贴合小说特质的小说。小说写的是两位乐器演奏家的爱情故事，在交织着鲜血与泪水的17世纪，在彩虹消失的海边，激荡着这两位演奏家弹奏的不朽旋律。

《爱，海》是一部长篇小说，是基尼亚尔作品中较厚的一部。但很明显，该书的内容闲散凌乱，内在的彼此呼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距离。事实上，这个距离正是这篇小说的迷人之处。小说的女主人公图琳是一位演奏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在航海中失踪的船长的女儿。于她而言，大海就是“彩虹诞生的地方，太阳永不落下的地方，夜晚只在蓝色的暮色中结束的地方”。她总爱穿“蓝灰色的绸缎面裙袍”。作者的这种描述让小说充满画面感，海不再显得那么空而单调，它充满灵动的色彩。

图琳一年四季都喜欢在大海中游泳，裸着身体。这一点，似乎以暗示的方式应和了小说的标题“爱，海”。某种意义上，标题中的这两个字，也隐含着女主角的性格特征。而与之相对的，是极富个性的男主角哈腾，他“曾梦想成为一个教士”，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整个欧洲游荡。他是著名的鲁特琴演奏家，也是著名的乐谱抄写人。他们在1650年代相爱了。他们的相爱，使得音乐作为主题突显了出来。

在基尼亚尔的作品中，音乐就像是一种执念，一个梦魇，一条通往他的文字世界的神秘金线，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音乐家，或者乐器演奏者。或者他意识到了自个小说的“散”，因而，他

习惯性地小说里设一个日期坐标，譬如《爱，海》中的1650年代。他通过这个日期，把音乐、绘画、爱情与死亡串联起来，然后放置于历史坐标中。

阅读《爱，海》的过程，可以滋生很多新鲜的感受。它不是一种传统的小说形式，而是叙事与思辨的杂糅，作者早前的很多作品都采用了如此写法。小说中融入了作者对艺术、历史、哲学的思考，溯源音乐在生命原初对人格的塑造，回顾音乐在生命的尽头给人带来的感动。

作者细腻的文笔是我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，箴言式的语句悠扬婉转又顿挫有力。此前读他的另一部作品《音乐课》时，就对其中一些场景描述颇为触动：

马兰·马莱在偷听，挨着一道隔障、一块发声的地板——已是一把乐器的一间小木屋。耳朵贴着树，身体下蹲，这位偷盗的音乐主角在重现一种更为古老的姿势。那场景曾是妊娠，后来成了分娩。

而在《爱，海》中，他仅用了三行文字，就把海潮的神秘与辽远展示出来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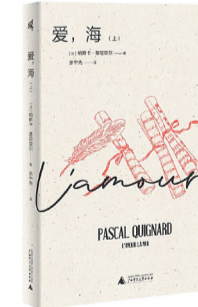
海潮越大，离死亡越近，那海滩就越壮丽。

奇迹就越不连续，就越广阔。

世界越深，黑夜就越巨大。

他的文字读起来极富韵律感。这使我想起他创作于1991年的小说《世间的每一个清晨》，后来改编成了经典电影《日出时让悲伤终结》。这是一部用一帧帧古画铺砌而成的法兰西文化画卷，静谧、古朴，如诗如歌，缓慢平静的长镜头将悲伤隐藏在静静的叙事里，弓弦的碰撞却表现了人物心中的波澜，翻滚着呼啸不停的记忆。

《爱，海》的层次感似乎更甚于《世间的每一个清晨》，或许它将来亦能成就另一部经典电影，以彩虹和音乐来描摹“最美的女性肖像画之一”。



《爱，海》

作者：[法]帕斯卡·基尼亚尔
版本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4年1月